

云南人民出版社

罗钢
著

叙事学导论

文体学丛书
WENTIXUECONGSHU

叙事学导论

罗钢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文 · 体 · 学 · 丛 · 书

责任编辑：张 维

封面设计：彭开天

版式设计：陆卫华

叙 事 学 导 论

罗 钢 著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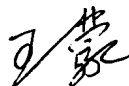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222-01536-1/I·395 定价：6.25 元

《文体学丛书》序言




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文艺学教育，说不清文体这个概念的科
学内涵。但是这个概念使我觉得非常温暖。

我甚至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现在终于可以研究文体
了。现在终于有那么多学者专家研究这个题目，有出版社可以
出这样的书了。

不论学富五车的老师是怎么说的，我觉得文体学研究的是
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问题；至少是偏重于艺术形式方面的问
题。看一个作品的文体就好比是看一个人的胖瘦、高矮、线
条、姿态、举止、风度、各部分的比例、以及眼神、表情、反
映的灵敏度与速度等等。文体是个性的外化。文体是艺术魅力
的冲击。文体是审美愉悦的最初的源泉。文体使文学成为文
学。文体使文学与非文学得以区分。正像一个人的仪表对于人
并非无关紧要一样，文体对于文学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归根结底，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学创作
的探索表现为文体的革新。文学构思的怪异表现为文体的怪
诞。文学思路的僵化表现为文体的千篇一律。文学个性的成熟
表现为文体的成熟。文体是文学的最为直观的表现。我们无法
不重视文体，正像我们无法不重视一个人的外表。仅仅从外表



判断一个人常常不可靠，但也常常可靠；而且，不论可靠还是不可靠，几乎没有人不这样做——人们无法抑制这种直观判断的诱惑，这本身就包含着审美的愉悦与思辨的超思辨的、经验的超经验的快乐。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不谈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道理。不知道是不是从日丹诺夫那里学来的，还是其他的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某些人的眼睛里，似乎是愈是不讲文体不讲形式不讲艺术就愈是强硬膨胀——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争来争去，整来整去，喊来喊去，眼睛盯着的是文学的新闻性、学习材料性、工作材料性、论文性、思想汇报性……（文学并不是存活在象牙之塔之中的，它就是具备这些个“性”乃至还具备敲门砖性、自荐性、表态性、揭发性、档案性……）并为此做了不知多少文章，为此不知一时肯定一时否定一时肯定了又否定一时否定了又肯定多少作家作品，付出了不知多少代价。

我想，研究文体的人一定是爱文学的，老是拿着文学当汇报材料工作总结整顿方向的同志，最终是会因了文学作品之屡屡不合格而讨厌文学讨厌作家直到痛恨起作家来的。而如果他们也读读文体方面的书，能不能使事情变得好办一些呢？

作家需要知音。首先是文体方面的知音。一个读者评论者承认世界上有文体一说，已经让人感到温暖了；如果他注意到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文体的特点，那就简直叫人热泪盈眶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为了文体，作家为了他们迷恋的文体已经付出了本来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赞美童庆炳教授、何镇邦副研究员主编的这一套丛书，并且希望通过这套书的出版，使我们的整个文学事业变得更加文学，更加亲切，更加祥和，更少乖戾瘴气。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的文学大国。不管是对于文体还是对于文体学，中国都有自己的伟大贡献，自己的伟大精神。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体学，必将得到健康蓬勃的发展，这是谁也挡不住的。

1992年11月

引 言

叙事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如果以 1969 年茨维坦·托多洛夫第一次提出“叙事学”(Narratology) 这个术语的时间作为它的诞生之日，它的历史才不过二十多年。然而，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它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它以法国为中心，辐射到世界各国，目前已经成为一门具有广泛性的学科，成为文艺理论这个大家庭中一个最年轻，同时也是最朝气蓬勃的成员。

叙事学是如此年轻，而它所研究的却是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叙事交际行为，二者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二十多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许是漫长的，对于一门学科来说委实是太短暂了。所以至今这门学科在各个方面都仍然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学科自身的理论基础还非常薄弱。例如，即使是在叙事学家们中间，也未能就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范围等这样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达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意见。普林斯编撰的《叙事学辞典》，在“叙事学”这个词条项下，就摘录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以托多洛夫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叙事学研究的对

象是叙事的本质、形式、功能，无论这种叙事采取的是什么媒介，无论它使用的是文字、图画、声音。它着重研究的是叙事的普遍特征。尤其是故事的说法，即故事的普遍结构。法国的《大拉霍斯辞典》这样解释叙事学“人们有时用它来指称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科学研究。”这显然就是接受了托多洛夫的观点，另一种意见以著名的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为代表，热奈特认为：叙事学研究的范围只限于叙事文学，即以语言为媒介的叙事行为，它对故事不感兴趣，也不试图去概括故事的语法。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反映在故事与叙事文本关系上的叙事话语，包括时序、语式、语态等等。托多洛夫是叙事学这门学科的命名者，当然有权对它作出某种权威性的解释。热奈特的《叙事话语》至今仍然代表着叙事学研究取得的最坚实、最有价值的成果，他的意见也是不容忽视的，普林斯感到难以在二者之间作出仲裁和抉择，于是在《叙事学辞典》中，叙事学项下就有了两种解释，两种定义。

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叙事学自然与叙事有关，那么，什么是叙事呢？按照一般的解释，叙事就是对一个或一个以上真实或虚构事件的叙述，一些意味隽永的句子，如“河海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都不能称为叙事，因为它们没有表现任何事件，而一出戏剧表演，也许表现了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但它是在舞台上由演员直接表演出来的，缺乏叙述，所以依然不能称为叙事，而一些乏味的句子，如“一个男人打开门。”“玻璃杯落到地板上。”却应当看作叙事，因为它通过话语表现了一个事件，一个以上的事件通过某种关系联接起来，就构成了故事。如果这样来理解叙事，我们就会发现，托多洛夫和热奈特各自强调

的，都仅仅是叙事的一个方面。托多洛夫强调的是对故事的研究，而热奈特强调的是对叙事话语的研究，二者都是叙事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二者都应当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对象。另外，根据这种对叙事的认识，我们应该把叙事学研究的范围基本上界定在叙事文学领域。其实，事实已经证明，尽管罗兰·巴尔特、托多洛夫等人早期曾经雄心勃勃地试图在一切叙事行为中去发掘叙事特性，但叙事学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仍然主要是依赖对自然语言，尤其是书面语言为媒介的叙事文学作品的研究，即使对其它领域，如电影、电视等偶有涉足，也是以叙事文学的研究作为参照，作为模式，就叙事学理论本身而言，并没有太重要的意义。

对于一门学科，尤其是一门正在发展，尚未成熟的学科来说，定义并不是很重要的，不过，如果在这部名之为《叙事学导论》的小书的开头，我们必须对叙事学下一个假定性的、暂时性的工作定义的话，我们不妨说：“叙事学是研究叙事的本质、形式、功能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包括故事、叙事话语、叙述行为等，它的基本范围是叙事文学作品。”

尽管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俄国学者普罗普从叙事功能的角度对俄国民间故事的系统研究，但那毕竟是凤毛麟角，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六十年代才脱颖而出的。一个西方学者指出，叙事学的兴起，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人们对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感到失望，渴望有一种新的，更加严谨，更加科学的批评方式。第二是来自语言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第三是人们新近燃起的，对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在这三项中间，第一项只代表一种愿望，第三项只提供一种条件，从学术思想背景来看，对叙事学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来自语言学，

主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巨大的思想推动。

在西方，六十年代是叙事学的成熟期，也是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由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奠基的结构主义方法。六十年代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大力鼓吹，很快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列维·斯特劳斯率先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应用于人类学，特别是应用于原始部落社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他的成功的鼓舞下，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迅速渗入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叙事学，就是结构主义思潮在文学研究领域结下的一颗最丰硕的果实。关于二者的血缘联系，我们只需要指出下述事实就够了，在法国，叙事学的几个主要奠基者，如罗兰·巴尔特、托多洛夫、格雷玛斯、布雷蒙、热奈特等，都同时又被看作著名的结构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和符号学家。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全面地介绍结构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只能扼要地指出几种对叙事学理论发生了深刻影响的结构主义观念。

1. 语言和言语：对整体的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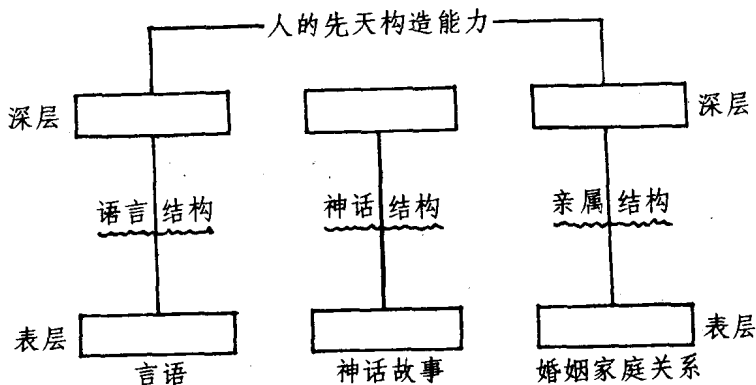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它不是由音素和意义，而是由音素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组成这个系统的各个成分在性质和意义两方面，都受制于这个系统本身的一套规范，我们日常使用的具体的语

言，都只能在这个系统中才有意义。索绪尔把这种语言系统称为语言，而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个别言谈称为言语，具体的言语千差万别，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但它之所以能够表情达意，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之所以能够相互交流，就是因为它遵从同一种规范，或者说一个符号系统规定了它们的意义。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用意就在突出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确认任何具体的言语都必须服从语言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就没有任何独立自足的意义。以语言为例，词构成句子，但句子的意义是由整体确定，而不是由个别的词决定的，当一个结构主义者面对纷繁复杂、毫无秩序的社会现象时，他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出事物内部的系统和结构，但认识现象的结构不能通过经验的概括达到，只能通过理论模式来获得。当我们面对一个现象时，我们可以先提出一个假定的结构，或从其它学科借用一个结构模式，看它是否能够说明研究对象，和其它学科的结构主义者一样，叙事学家们在研究中借用得最多的，就是语言学的模式。

2. 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

结构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区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是指现象的内部联系，只有通过模式才能够认识，而表层结构则是指现象的外部联系，人们通过感觉就能够了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通过他的转换生成语法对二者的关系作

了深入的阐发，乔姆斯基认为，人天赋有一种创造和生成新语言的能力，说话人通过一系列结构规则（称为句法的基础部分）可以生成句子的深层结构，一旦形成这种深层结构，他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内在的句子，只要通过转换，他就能够从有数的深层结构衍生出无数的表层结构，这就是人们在说话时造的句子。翻译也是这样。不同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的语法结构，这可以看作是语言的表层结构，但所有民族的语言又有共同的逻辑句法结构，这可以看作是语言的深层结构，正是这种同一的深层结构决定了不同民族的语言能够互相翻译，把某一民族语言特有的表层结构转换成深层结构，再转化为另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这就是语言翻译的转化过程。列维·斯特劳把这种观念应用于人类学研究，他发现，尽管原始时代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十分紊乱，但埋藏在深层的亲属结构是有限的，尽管远古时代的神话故事千变万化，但埋藏在深层的神话结构是有限的，看似无限丰富的婚姻家庭关系和神话故事都是由这有限的亲属结构和神话结构转换、衍生而成的，如下图所示：



在具体研究中，结构主义者重视的是寻找和发现事物的深层结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注意考察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注重分析一个系统内部如何从某一深层结构转化生成出众多的表层结构，以及用什么方式可以解释这种转化过程。

在叙事学中，对故事的语法，对故事的普遍结构的探索，都是以这种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观念为依据的。

3. 二元对立关系

二元对立（又译为二项对立；binary oppositions）是结构主义的又一基本假定，是他们在分析时常用的一个范畴。结构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不仅存在于人类思想，也存在于社会现象乃至自然现象中，如下面常见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男/女；昼/夜；黑/白；阴/阳；直/曲；高/低；等等。在上述二元对立中，头两对通常被认为属于自然范畴，其余的则或多或少染上了一层文化的色彩。其实，即使上述被认为属于自然范畴的二元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性的，也会随着文化背景的改变而改变它的涵义。如在某一种文化中，男性意味着强健，女性则意味着柔弱，而在另一种文化中，情形却可能颠倒过来。因此，二元对立归根结底仍旧是一种文化符号。

在人类思想中，二元对立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哲学和宗教中存在着大量二元对立的范畴。如主体/客体；神/人；精神/物质；瞬间/永恒等等。这些对立的范畴构成了人类思想的

核心。结构主义者认为，甚至在那些似乎根本不存在二元对立的地方，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思想架构在暗中悄悄起作用。例如：我们常常根据缺乏某种性质来确定一个事物。黑暗是因为缺乏光明，铁是冷的因为缺乏热，物体是静止的因为缺乏运动。结构主义者认为，这种无处不在的二元对立是人类认知、交流的基础，也是语言的基础，所以在处理文化现象时，重要的是从多元关系中找出基本的二元对立，作为文化价值的架构或意义的来源。

4. 共时性与历时性

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他认为首先应当对这个符号系统进行共时研究，即把它作为时间的横断面上的一个完整系统来研究。而不是进行历时性研究，即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研究。我们在前面提到结构主义者不重视研究事物的因果关系，就是因为因果关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因总是先于果，所以这种研究是属于一种历时性研究，受这种观念影响，叙事学家很少对叙事作品进行史的追溯，也很少把它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来考虑。从这种意义上说，叙事学的研究方式基本上是共时性的，这是它和传统的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

对叙事学产生影响的结构主义观念和方法还有许多，这里

不能一一备述，但最重要的是上述四点，尽管叙事学在它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接受了六十年代以后相互激荡的各种学术思潮的影响，如精神分析学说、阐释学、接受美学、意识形态理论等等，但结构主义毕竟是它在孕育和形成阶段接受下来的精神遗产，这种影响是很难磨灭的。这一点，细心的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自会一一辨明，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叙事学家们通常把叙事作品划分为三个相互因依的层面：即文本、故事、叙事话语。本书也大致循着这一结构展开。第一章“叙事文本”讨论文本的有机构成；第二、第三章讨论故事，集中探讨叙事学中两个重要的观念，叙事功能和叙事语法；第四章“叙事时间”；第五章“叙事情境”；第六章“叙述声音”讨论的是叙事话语层面的问题；第七章是“叙事作品的接受”，至此全书结束。

内 容 简 介

叙事学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在结构主义学说推动下形成的一种新兴理论，它代表着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新方向，具有巨大的理论潜力，本书从叙事文本、叙事功能、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叙事声音、叙事作品的接受等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该书不仅对西方当代叙事学家，如巴尔特、托多罗夫、布雷蒙、格雷马斯、热奈特、查特曼等人的学说作了精辟扼要的分析，也阐述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的独特贡献。全书深入浅出，注重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是带领你跨入叙事学之门的一位最佳向导。

文体学丛书目录

叙事学导论

罗 钢 著

语言乌托邦

——20世纪西方语言论
美学探究

王一川 著

文体与文体的创造

董庆炳 著

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陶东风 著

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

——文学批评文体论

蒋原伦 潘凯雄 著